

诗苑译林

叶

芝

诗

选

叶芝

著

袁可嘉

译

I

叶芝诗选 I

〔爱尔兰〕叶芝 著

袁可嘉 译

William Butler Yea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译序 / 1

《十字路口》 / 13

快乐的牧人之歌 / 15

衣，船和鞋 / 19

印度人致其情人 / 21

叶落 / 23

被盗的孩子 / 24

去水中一个小岛 / 28

柳园里 / 30

摩尔·梅吉之谣 / 31

猎狐人之谣 / 35

《玫瑰》 (1893) / 39
致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 / 41
群仙歌 / 43
茵纳斯弗利岛 / 45
摇篮曲 / 47
爱的怜悯 / 48
爱的伤痛 / 49
当你老了 / 51
白鸟 / 53
梦见死 / 54
天堂里的女伯爵凯瑟琳 / 55
衰老者的哀歌 / 57
两棵树 / 59
致未来爱尔兰 / 62

《芦苇丛中的风》 / 67
永恒的声音 / 69
情人诉说他心中的玫瑰 / 70
空中的鬼魂 / 71
进入曙光来 / 75

安格斯漫游歌	/ 77
老母亲之歌	/ 79
情人为失恋而哀哭	/ 80
他责备麻鹑	/ 81
诗人致其所爱	/ 82
他给爱人一些诗行	/ 83
致他的心，叫它别害怕	/ 84
帽子和饰铃	/ 85
他诉说十全的美	/ 88
他听见菖蒲呼唤	/ 89
他想到那些说他爱人坏话的人	/ 90
情人向友人为老朋友辩解	/ 91
宁静姑娘	/ 92
他祈求爱人死亡	/ 93
他祈求锦绣天衣	/ 94
杜纳的琴手	/ 95
《七片树林中》 (1904)	/ 97
箭	/ 99
劝慰之词的虚妄	/ 100

忆旧 / 102

别把心全掏尽 / 103

树枝的凋零 / 104

亚当的噩运 / 106

老人临水自赏 / 109

杂乱的树林 / 110

噢，别爱太久 / 111

《绿色头盔及其他》(1910) / 113

一个荷马讴歌的女人 / 115

文字 / 117

没有第二个特洛伊 / 119

和解 / 121

安宁 / 122

反对无价值的赞美 / 123

种种困难之事的魅力 / 125

饮酒歌 / 126

致一诗人，他要我称赞某些坏诗人，他和我的模仿者 / 127

面具 / 128

在阿贝剧院 / 130

这些是云霓 / 132

在盖尔威赛马会上 / 133

朋友得病 / 135

什么都可诱使我 / 136

铜便士 / 137

《责任》(1914) / 139

致一位富翁，他答应再次为都柏林市立美术馆捐款，
如果证明人民需要画作 / 141

1913年9月 / 144

致友人，他的作品一无所成 / 147

致一个阴魂 / 148

当海伦在世时 / 150

乞儿向丐儿呼叫 / 151

《演员女王》中的一支歌 / 153

山头的墓 / 155

致迎风舞蹈的小孩 / 157

二年之后 / 158

追忆青春 / 160

朋友们 / 162

沦落的女王 / 164

催黑夜来临 / 165

一件外套 / 167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19) / 167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 / 169

怀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 / 172

爱尔兰飞行员预见到自己的死亡 / 180

人随岁月长进 / 182

所罗门致示巴 / 184

活着的美人 / 186

歌 / 187

致一位年轻美人 / 189

致一位年轻姑娘 / 191

学者 / 192

汤姆·欧劳夫莱 / 193

论女人 / 195

渔翁 / 198

鹰 / 201

对她的赞美 / 203

人民 / 205

他的凤凰 / 208

重誓 / 211

致凯尔纳诺一松鼠 / 212

有人索战争诗 / 213

一位垂死的夫人 / 214

蠢人的另一支歌 / 220

《迈克尔·罗伯蒂斯及舞者》(1921) / 221

1916年复活节 / 223

十六个死者 / 229

玫瑰树 / 231

一个政治犯 / 233

群众的领袖 / 235

天亮之际 / 236

基督重临 / 238

为吾女祈祷 / 240

译 序

威廉·勃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是爱尔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也是20世纪英语诗坛最卓越的诗人之一。

他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而又富于启发意义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从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出发，历尽艰苦的探索，在晚年终于登上诗的高峰；他紧紧拥抱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不断吸收民间和国外的优秀诗艺，刷新自己的创作方法，最后终于高度融合了理性和感性，将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的巧妙互相结合，写出为数不少的卓越诗篇、出色的诗论和几十出诗剧，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

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1885-1899)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

一个肖像画家的家庭。在他童年时代，就从家乡的农民和水手口中听到过无数个民间故事，可说从小就接触到爱尔兰的民间文学传统。同时，他父亲又引导他阅读英国古典文学，如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等作品。他在中学时代曾学了二年绘画，但不久就放弃画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立志当一个大诗人。1888年叶芝编写了《民间传说故事集》，后来又研究爱尔兰神话和历史，使它们成为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即芬尼亚运动）逐步高涨，这个运动的领袖之一约翰·奥利瑞，在被监禁5年、流放15年之后，于1885年回到都柏林。叶芝是奥利瑞的崇拜者，在1886年初识奥利瑞以后，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叶芝承认是透过奥利瑞，“才找到了创作主题”——古代爱尔兰的神话传说，他们代表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讲话。叶芝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奥辛漫游记及其他》（1889）描写一个姑娘（爱尔兰）被魔鬼（英格兰）所俘虏，奥辛为她的解放奋战了一百年，表现出诗人对爱尔兰民族文化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热爱和向往。1891年叶芝创办了伦敦爱尔兰文艺协会，次年又在都柏林建立民族文艺协会。他号召回到古代爱尔兰的传奇和神话中去，寻找库胡林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建立一个美好统一的国家。叶芝强调取材自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生活，“我的大部分

作品是建立在古老的爱尔兰文学上……古老的爱尔兰文学成了我一生想象力的主要启发”。（1923年叶芝在爱尔兰上议院的讲话）

19世纪的最后10年，英国和欧洲唯美主义盛行，叶芝也受到影响。叶芝和他的诗友们在1891年和1892年建立的“诗人俱乐部”和“爱尔兰文艺协会”，一方面透过戏剧、音乐、民歌、语言创造出一个民族实体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带有唯美主义色彩，表现出世纪末的悲哀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叶芝的早期创作中就有把古代爱尔兰理想化与脱离现实社会两种并存的倾向，《被盗的孩子》召唤人们和神仙一道逃向仙境，“因世界充满了泪水 / 非你能知晓”。著名的《茵纳斯弗利岛》表明他厌恶都市社会的不协调，希望远离现实，去湖中岛上过隐居生活。

《快乐的牧人之歌》认为“只有你心中存在真理”，万物皆空，“唯有词章真正美丽”。叶芝自己后来在给拉宾尔的一封信中说，他早期诗歌“有一种夸大了的伤感，一种多愁善感的美，现在我认为这是懦弱的”。

1889年对叶芝具有重要意义。这年的1月30日他会见了毛特·冈，一位毕生献身民族自治运动、丰姿绰约的女活动家，使叶芝深陷情网长达15年不能自拔。这场持久的苦恋伤透了诗人的心，却使他写出了

不少优秀的诗章，如著名的《当你老了》。叶芝的情诗包含许多不同时期的情绪状态，如初恋时的狂热，中期的自责到后期的体谅理解，真挚而深刻，有感情也有智慧，是他抒情诗中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部分。叶芝深爱这对母女，在遭到毛特·冈的几次拒绝后，又向其养女伊瑟尔德求婚，也遭到对方的两次拒绝，直至1917年叶芝才与乔治·海德·李斯结婚，那时他已52岁。

叶芝虽不曾获得毛特·冈的爱，却得到了诗和别的益处，这位女革命家还推动叶芝参加集会和现实斗争。叶芝在1892年发表的《致未来爱尔兰》中表明他和历史上爱国的民族主义诗人是站在一起的，“要为抚慰爱尔兰的伤痛而歌唱”。

1894年叶芝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他的诗名大震。1896年他参加爱尔兰共和国革命组织，但他反对暴力革命，自称绝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者”，他主要是在文化文学活动方面支持独立运动。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900-1914)

二十世纪初，爱尔兰在新芬党领导下，开展了要

求脱离英帝国统治、实现民族自治的运动。叶芝和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在1904年创办了阿贝剧院，自己出任院长，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这个后来被称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运动有维护民族文化和语言、描绘农民生活的一面，是自治运动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反映。叶芝自己写过几十出诗剧，例如专为毛特·冈而写的《胡拉罕的凯瑟琳》，是透过一个妇女号召人民参加民族斗争的故事，表达了爱国主义精神。1896年叶芝在巴黎会见穷愁潦倒的约翰·辛格，力劝他回到爱尔兰的阿兰群岛生活和创作，使他成为现代爱尔兰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

叶芝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发表演说，并主持剧院工作。此时他的诗风一变，从虚幻朦胧走向坚实明朗的世界，写出了不少佳作。现实主义的因素大大加强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却还保持着，只是洗脱了原先浮泛含混的弊病，而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先前的梦呓式语言被明确具体的日常口语所代替。不过这段时间他写下的情诗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味。例如《没有第二个特洛伊》（1910），抒写的还是那个令他心碎的毛特·冈，但他用的是冷静、平实的口吻，理解对方的性格，体谅对方的难处，而不是昔日虚幻、朦胧、唉声叹气、自作多情的味道。表现上不再风花雪月，

形象上则增加了新奇有力的因素，例如说毛特的崇高信仰“单纯得像火一样”，“又像拉紧了的弓那样美貌”，叶芝从唯美派走向现代派。

对于这一诗风的转变，叶芝自己也有所记载，如在《一件外套》（1914）中他说要脱掉那“缀满锦绣珠宝”的外套，“赤裸着身子走路了”。他努力使诗的语言与热情洋溢，正常的语言一致，而这点给他的诗带来了极大的真实性和力量。

攀登诗艺的顶峰(1914-1928)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1916年复活节起义，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两派教徒之间的内战（1922-1923），这些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进一步推动他的诗作向广阔纵深处拓展。

这时他已是英语诗坛上的知名人物了。1914年他应邀赴北美讲学，同年发表诗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22年出任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接受都柏林两所著名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12月12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颁发的奖状中说叶芝写出了“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并以精美的艺术形式

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

这话大体上是允当的。

这个时期，叶芝写出了许多名篇佳作，如《柯尔庄园的野天鹅》、《驶向拜占庭》、《丽达与天鹅》和《在学童中间》等等。1916年4月24日的复活节起义是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参与其事的有不少是叶芝的朋友，包括他追求多年的毛特·冈。当时叶芝并不在都柏林。

起义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5月间起义领导人（包括毛特·冈已分居的丈夫）15名被处极刑。

这件事，不论公私，都使叶芝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他在著名诗篇《1916年复活节》中欢呼，“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 / 一种可怖的美已经诞生”。

他虽仍寄幻想于英方的妥协，怀疑这种牺牲是否必要，但对起义壮举还是作了肯定，赞美烈士们的英雄行为改变死气沉沉的爱尔兰社会，带来了一种“可怖的美”。

叶芝的世界观是很复杂的。他对新柏拉图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都深感兴趣。

1925年初版的《幻象》中，他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循环的理论以及印度教的灵魂转世说。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锥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负旋锥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交错渗透构成的。存

在二千年的西方文明，如今气数已尽，将在不久后被一种狂暴粗野的文明所替代，二百年后再转变为另一种贵族文明。

他这种历史观点，可以说是机械的循环论，承认变化、不承认螺旋式的推进。他对贵族文化的崇拜也掺杂片面的理解。他从艺术家的需要出发，认为只有贵族阶级拥有财富，深明礼仪，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使艺术家有闲暇来创造艺术，使人民有知识来欣赏艺术。

这种观点使叶芝在作品中屡屡歌颂以中古拜占庭为代表的贵族文明，认为在西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庭王朝（527-565），精神与物质、文艺与政教、个人与社会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著名的姊妹诗篇《驶向拜占庭》和《拜占庭》以这个角度要求摆脱物欲和时间的限制，透过净化，走向理性和不朽。

这时叶芝的诗歌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把抽象观念和丰富的形象结合起来，使诗作包含多层次的涵义，语言雄辩有力，这就是一种后期象征主义或正统现代主义的诗了。在《驶向拜占庭》中，主要象征体是拜占庭，涵义复杂已如上述，每诗段又各有辅助形象。

如第一段中以各类生物（鸟类、鲑鱼、鲭鱼）象征物欲和暂存的世界；第二段以老年人歌吟人世破